

环江护林员韦显秋巡山16载,行走16万公里,不畏艰苦,拒绝金钱诱惑,无怨无悔守护濒危物种——

# 扎根于国家级保护区的“深谷幽兰”

在位于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川山镇木论社区的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笔直高大的单性木兰一片葱茏。巡山的61岁护林员韦显秋注视着一株株珍稀兰花,陷入回忆当中。

## 党员带头,毅然挑起巡山重担

2002年,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明韦片区老护林员退休,保护区管理委员会急需新聘一名护林员。面对着护林员工资低、任务重的境况,许多群众望而却步。已有6年党龄的韦显秋,因家住明韦片区内,又当过多年赤脚医生,熟悉野生动植物习性,做事认真负责,于是,村党支部派人到他家做他的思想工作,想推荐他为新护林员。

“那个年代,去外面打工,一个月起码有1500元的工资。而在保护区里面工作,一个月工资只有230元。”面对艰辛生活和党员责任的两难抉择,最终,热爱与责任使韦显秋坚定留守的信念。他说服家人,开始了单调而艰辛的巡山护林工作。

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环江西

北部大石山区,总面积10829.7公顷,主要保护具有全球意义的中亚热带喀斯特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森林生态系统,共2100多个动植物物种。其中,南方红豆杉、单座苜苔、华南兰科以及细痣疣螈等近百个古老、孑遗物种,均为世界级濒危、重点保护对象。2014年,以木论保护区为主体的环江喀斯特列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遗产名录。

韦显秋巡山的片区约17公顷,只有一条窄窄的山路贯穿其中,来回走一圈16公里。除了这条山路,其余都是手脚并用才能爬过去的石崖。然而,韦显秋就在这些从未有人涉足的幽深山谷里,发现了十几种极度濒危的兰科植物。



▲韦显秋在单性木兰下讲述他的故事。

## 拒绝诱惑,加强保护区巡护

山外有人知道保护区内有珍稀兰花,找到韦显秋,给他开出2万元一株的价格,却被他回绝。甚至国外还有人托人给他开出8000美元一株的高价,当时这个价钱换算成人民币,足以让他在集镇上建一层80平方米带中等装修的楼房,但还是被韦显秋断然拒绝。

保护区内的精灵细痣疣螈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因环境污染导致栖息地变小和人

为过度捕捞等原因,原本常见于我国西南却变成了濒危物种。2010年,有人给韦显秋出价,只要他从保护区里拿出一只细痣疣螈活体,就给2000块钱,这差不多是他半年的工资。韦显秋不但坚定回绝,还加强巡护,严防盗猎。“我跟他们讲,这个是国家濒危物种,受国家保护的,我肯定是不卖的。”韦显秋坚定地说。



▲从左至右依次为:硬叶兜兰、带叶兜兰、百花兜兰、麻栗坡兜兰。

## 踏遍林区,探寻越南黄金柏

2012年4月,保护区内所有村民都已搬迁安置完毕,偌大的巡护区只有韦显秋在孤独地行走。这时候,所有护林员都接到一个任务:在保护区内寻找世界极度濒危物种越南黄金柏。据相关资料记载,20世纪70年代,仅有一株生长于越南北部的石灰岩山区,目前原生地已30多年未发现活体植株。专家推测,木论保护区的自然地理和气候等条件,与越南黄金柏的原产地相差无几,可能会有分布。

带着这个仅有理论可能性的任务,韦显秋等护林员踏上了寻找黄金柏之路。但保护区内数千座石灰岩山峰高耸挺立,林密如海。韦显秋每天一大早出发,从巡护区每一座山的山脚爬到山顶,沿途仔细搜寻。6月的一场大雨过后,韦显秋准备爬上一处山脊,上百立

方的塌方就在他身前不远处倾泻而下,若是多走一步,便有性命之虞。

3个多月过去,大海捞针一般寻找,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一个个护林员知难而退,只有韦显秋坚持了下来。他在逐一排除了近百座山峰之后,把目标锁定在了了一小块区域:一处海拔近千米,从无人涉足的绝壁。当韦显秋登顶的一刹那,上天给了他最好的回报。他发现的不只是一株黄金柏,而是成片的黄金柏。而这里也不仅仅有黄金柏这一个珍稀物种,还有同样极度濒危的物种绿背三尖杉。

闻讯而来的上级专家,经过再三确认后惊喜不已,木论保护区再一次成为世界植物学界关注的焦点。而木论保护区发现越南黄金柏和绿背三尖杉,是这2个物种在我国分布的新纪

录,也是整个黄金柏属在我国分布的新纪录,对柏科植物地理学研究以及黄金柏属植物的系统演化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保护区和全体护林员的共同努力下,木论保护区内物种数量不仅没有下降,濒危物种的数量还在稳步增长,成为地球同纬度上幸存连片面积最大、完好性保存最佳、原始性最强的喀斯特森林地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

韦显秋巡山16年,一共行走16万多公里,相当于环绕地球4圈多。16年来的酸甜苦辣,他都微笑面对。如今虽已年过花甲,但他仍心系这方净土,就像扎根石缝的珍稀兰花一般,长在幽谷,散发清香。

(通讯员 韦睿文/图)

## 得罪亲友,提高村民保护意识

1998年设立保护区后,生活在保护区内的28个自然屯874户3300多名村民,由国家分期分批异地搬迁,安置到邻近的集镇上。韦显秋及其二弟也在搬迁之列。2005年,韦显秋和其二弟准备按政策搬迁,二弟和弟媳想着建新房要花钱,孩子准备结婚也要花钱,就买来50多只小羊放养。没想到,羊刚放上山不久,韦显秋就赶着羊群回来了。

“那几年,一斤羊可以卖16元左右,养50只羊一年纯收入可达上万元。但是我跟他们讲,林区里面有很多珍稀的动植物资源要保护,不能随便把羊放养在保护区里。”一时想不通的二弟和弟媳,大骂韦显秋为了自己那点工资抛弃兄弟。韦显秋忍住内心的酸楚,耐心地给二弟一家解释保护林区珍稀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性。最后,二弟一家把羊改为圈养。

经过几年的搬迁和政策的全面落实,绝大部分村民都搬迁到山外安置。然而,缺少文化技术不愿外出务工,或世代以伐木烧炭、焚山种植为主要收入的村民,还是离不开大山。在公共利益与自家利益面前,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村民,很容易就选择了眼前的自家利益。

单性木兰是一种极其濒危的兰科植物。

20世纪60年代,欧美植物学界宣布它已经灭绝。然而30年后,单性木兰植株被发现于木论保护区,木论保护区也成了世界上唯一的单性木兰生长区。过去,由于对珍稀物种缺乏认识,村民把高大笔直、木质绵密的树干当作烧炭的首选,单性木兰也是炭材之一。

当上护林员后,韦显秋禁止留守村民伐木烧炭,这无疑断了他们的财路。“那个时候群众对保护区的保护意识很低,很多群众都埋怨,都是原始森林养活我们,离开了森林就没有了收入。”

于是,有人说要驱逐他,甚至有极端的村民在韦显秋巡山沿线的很多树上刻“杀”字,说要除掉他。更多的群众则是有红白喜事族群聚会时,有意疏远他。在民风淳朴、外人罕至的边远村寨里,这无疑是最大的冷落。

韦显秋默默地把委屈藏在心里,每当有村民想伐木烧炭时,他都会竭力劝阻。巡山进村时,他也会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从解读《动植物濒危物种保护条例》和《保护区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思想意识来提高村民的保护意识。一直到2010年,群众才开始慢慢转变,积极配合韦显秋的巡山护林工作。



▲韦显秋站在巡山住的旧房前。